



从 此 以 后 岁 月 漫 长

从此以后 岁月漫长

一场在谎言与真心之间徘徊的青春伤恋

那一夜烟花璀璨，
他深情表白：

这是我第一次恋爱
也希望是最后一次

当我知道你爱我时，我却永远和你分离



则慕
作品

CONG CI YI HOU

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SUI YUE MAN CHANG



从此以后
岁月漫长

则慕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此以后岁月漫长 /则慕著. —石家庄: 花山
文艺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511-2532-1

I. ①从… II. ①则…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0883号

书 名: 从此以后岁月漫长

著 者: 则 慕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董 舸

特约编辑: 欧雅婷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刘 艳

内文设计: 昆 词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532-1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从此以后 岁月漫长

CONGCIYIHOU
SUIYUEMANCHANG

引子 / 001 /

多年之后，与你重逢，我该如何致意？

第一章 / 013 /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回得了过去，回不了当初。

第二章 / 039 /

蝴蝶很美，终究蝴蝶飞不过沧海

第三章 / 055 /

生生的两端，我们彼此站成了岸

第四章 / 075 /

心微动奈何情已远

第五章 / 095 /

谁应了谁的劫谁又变成谁的执念





从此以后
岁月漫长

CONGCIYIHOU
SUIYUEMANCHANG

第六章 / 123 /

错在今生相见 徒增一段无果的恩怨

第七章 / 187 /

你不曾给我一次回眸，
我却始终在对你微笑。

第八章 / 227 /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第九章 / 271 /

恍惚中，时光停滞，岁月静好。
宛如数年前。

番外 / 289 /

曾经有过的幸福再不会回来



If I should see you, after long year,

How should I greet, with tears, with silence.

多年之后，与你重逢，我该如何致意？

以沉默，以眼泪。

——拜伦《春逝》



引 YINZI 子

多年之后，与你重逢，我该如何致意？



凌春染端着菜走到第三桌客人面前，其中一个人看了眼凌春染，瞬间露出被吓到的表情，而后偷偷伸手推了推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也抬起头来，看见凌春染之后，也惊讶地微微张了张嘴。

两人似乎都颇受惊吓，不过好歹也算有礼貌，没说什么。

对于这样的视线，凌春染早就见怪不怪，只是说了句“请慢用”就淡然地回了后面厨房。

原本正坐在柜台后面算账的老板娘见状赶紧跟了过来，她拉着凌春染说：“春染，你怎么又出来了？”

凌春染说：“小悠上厕所去了，所以让我帮一下忙。”

老板娘无奈地瞪起眼睛：“都跟你说了，你就乖乖待在后面洗盘子就好了啦！万一客人被吓到，再也不来了怎么办？要是不高兴了找你麻烦，就更让人头疼了！”

凌春染“哦”了一句，神色淡淡，没有任何不快，只是答应着而已。

见她这样，老板娘反而又有点儿不好意思，说：“唉，我也不是故意要说你什么，只是……”

凌春染道：“我知道。”

老板娘神色古怪，道：“哎，你来这里工作也有两年多了，我看你平常省吃俭用，好歹也存了一些钱吧？怎么样，要不要考虑去做个手术……”

等老板娘说完，凌春染才笑了笑，说：“嗯，我会自己看着办的。”

老板娘看着她的笑脸，也晓得她的性格，什么都淡淡地应承着，实际上却并不会去医院……正巧小悠走过来，看见老板娘站在这边，她就知道大事不好，吐了吐舌头，可怜兮兮地凑上来：“老板娘……”

老板娘双手叉腰，对小悠假意发火：“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让春染出去，你就是不听！”

小悠搓了搓手：“哎呀，我、我这不是一时忘记了吗……”

老板娘哼了一声：“最后一次！”

“保证！”小悠笑嘻嘻地举起右手。老板娘忍俊不禁地说了句“鬼灵精”就摇着头走了。

虽然看似对小悠更加严厉，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老板娘更喜欢小悠。毕竟小悠长相清纯可爱，皮肤白皙，笑起来还有个酒窝。喜美恶丑，实在是人之常情。

凌春染折回到洗碗的地方，在小店的后门，有一个从墙角接出来的水龙头可以用。凌春染坐在木制小板凳上，打开水龙头，看着水哗啦啦地流进大铁盆中，一点点盖过铁盆中大堆的碗筷，里面的油也逐渐蔓延开，漂在水面上，斑斑点点，看起来油腻极了。

因为怕戴着塑胶手套洗碗会残留洗洁精，顾客吃了会出问题，所以老板娘当初招聘洗碗工的时候就说过不可以戴手套。如今凌春染的手已经粗糙无比了，而且常常带着油腻腻的触感，怎么洗也洗不掉。

最开始，她讨厌那股味道，有时候明明浸了一天水的手早就发白，但她还是忍不住会在晚上拼命用廉价的肥皂搓洗手掌，直至破皮。

到后来，她也就慢慢不在意了。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好像也不是那么难。

习惯就好。

凌春染看着自己满是老茧和伤痕还有死皮的手，忽然想起刚来时自己的手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还是大学生的自己，手指只需要给自己洗衣服和握笔，那时候的手白白嫩嫩的，跟现在比起来，简直像是两个人的手。

等把这一盆碗碟洗掉，凌春染再站起来的时候，背部酸痛不说，头也一阵阵发晕。她身体自从两年前开始就一直不大好，还患有低血糖，且这两年生活拮据，情况只增不减。

熟练地用手扶住墙壁，凌春染紧闭着眼，等到眼睛不再发花，才甩了甩头，慢慢睁开眼睛。

结果老板娘忽然进来，样子有点儿着急：“春染啊，你帮忙送个外卖可以吗？”

凌春染一愣，道：“我？”

老板娘点点头：“是啊，店里人太多，小悠走不开，送外卖的还没回来，本来是该等他回来再说的，可这次来了个大单子，人家点了很多东西，又要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弄好送去，送的地方也挺高档的……而且对方还说会给小费哦，春染，到时候都归你啦。”

凌春染一时间有些尴尬，道：“可是，我的脸……”

老板娘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一次性口罩和一顶棒球帽，道：“你戴着这两个就可以啦！你会骑自行车吧？”

凌春染愣愣地点头，戴好口罩和棒球帽，有些无奈地看着老板娘将打包好的菜放进车篮。这的确是大单子，十几样菜，据说还都是很贵的招牌菜，要送去的地方也是附近很高档的写字楼。

凌春染只是想不通，虽然这些在写字楼上班的人也的确偶有在自己打工的这家店里喊外卖的，毕竟他们这家店味道的确很好，但通常也不过是叫盖浇饭一类的快餐，怎么会有人这样认真点菜……

抱着疑问，凌春染到了高耸的大楼门口，前台听她说是送外卖的，皱了皱眉头就让她进去了，也没有要来帮忙的意思。凌春染坐电梯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倒影——棒球帽和口罩的组合把她整张脸都挡住了，只露出一双疲惫不堪的眼睛，起了线头和毛边的衣服上还沾着不少水和油，裤子和鞋子也很破旧且脏，一双粗糙的手提着一堆油腻腻的菜。

也无怪乎前台会那样了。

凌春染有点儿想笑。

二十层到二十三层都隶属一家叫迁安科技的公司，凌春染在二十二楼走出电梯，走了几步就看见一间半透明的颇大的会议室，看不清里面的人的脸，只能看见大约有七八个人坐在里面，不时传来轻微的笑声和说话声，气氛轻松，倒不似在开会。

她还隐约能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是啊，我们瑶瑶可是A大留学归来的，虽然是我的女儿，但我没徇私，她也不肯借我的关系，偷偷应聘，一次就选上，当时主考官还跟我说挖到宝了，哈哈！才实习期呢，瑶瑶就提出了这么有创意的提案，的确是挖到宝了！”

室内又是一阵笑声。

凌春染愣了愣，终究是有些羡慕的，如果她正常地念书，现在也快大四了，也该实习了，她的学校也不错，也许努力一把，也是可以进这样的好公司的……

凌春染正愣神，一个女生忽然道：“呀，我怎么闻到饭菜香了，不是我喊的外卖来了。”

开始说话的那个男人笑道：“你真是狗鼻子啊？而且你到底叫的是什么外卖啊，能不能吃啊，毕竟……”

话还没说完，那女生就娇笑道：“你放心吧，虽然小纪饭店的确是小餐馆，但真的很好吃！我还是意外发现的呢！”

一边说着，那女生大概是站起来了，她一推开门，就看见站在门口的凌春染。

那女生吓了一跳，道：“呀，你怎么也不知道敲个门，难道打算一直站在哪里吗？”

凌春染抱歉道：“不好意思，我……”话还没说完，她就愣住了。

正对着她的方向，坐着一个人。

是个高大挺拔、器宇轩昂的男人，他穿着合身而昂贵的西装，低着头，并没有在看门口。他有着极为英俊的仿佛是雕塑家精心雕琢的面容，仅仅只是坐在那里，就可以吸引许许多多的目光。两年了，他没有任何改变，硬要说，就是看起来更虚幻了，像是蒙着一层厚厚的透明的假面。

当年不谙世事的凌春染，也是这样被对方英俊的面容给吸引的啊，看他站在那儿，只一眼就被吸引了目光，甚至以为对方是什么明星，还犹豫过要不要上去问签名，结果还没鼓起勇气，对方反而先把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让她受宠若惊。

而现在再看着他，凌春染想，虽然距离第一眼见到这个人，只是过去了两年而已，但两年毕竟还是改变了一切。他还是好看的，甚至更好看了，气质也更加沉稳，仿佛深泉，让人捉摸不透。可是，比起当初那第一眼的心跳，现在的凌春染看着他，心里却是一片沉寂。

是，无法描述的，心如死灰的平静。

“你发什么呆啊？”那个叫瑶瑶的女生有些疑惑，一边想从凌春染手里接过外卖袋子。

凌春染没回过神，手一松，那外卖袋就整个掉在地上，外卖盒什么的全部被撞开，各种菜和汤水泼了一地，原本干净整洁的会议室顿时飘满菜香和油味。

“啊！”瑶瑶大叫了一声，顿时发火，“你在干吗？！”

凌春染终于彻底回神，她有些惶恐地道：“对不起……我……”

瑶瑶生气地道：“什么对不起啊，你也太荒唐了，这泼了一地，你们……你们……”

凌春染立刻蹲下去，也顾不上饭菜油腻且烫，直接伸手去捏那些饭菜放回外卖盒。瑶瑶又有些嫌恶地叹了口气。

整个会议室都被这个变故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一时间无人说话，而后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怎么了？”

是他。

瑶瑶有些尴尬地道：“送外卖的忽然松手，外卖掉了一地……容先生，不好意思啊，都是我，说什么你肯定没尝过路边小餐馆的饭菜，非要喊那家外卖。”

“没事。”容靖辰平静地道，“不过，其实我吃过。以前，有一个人很喜欢拉我去吃。”

“啊？”瑶瑶有些好奇，“谁呀？”

容靖辰没有回答，凌春染的动作却僵了僵，但她还是继续收拾，终于把散落的菜都捡了起来。没人知道，口罩下面的脸已经涨得通红，她觉得很羞耻，被这么多人看着，蹲着用手捡菜，很羞耻，看她的人中，有容靖辰，让她觉得更羞耻。

凌春染拎着外卖袋要站起来，却在站起来的一瞬间头晕目眩，她下午洗了一下午的碗，刚刚没吃晚饭就骑车来送外卖，现在更是蹲了好一会儿，低血糖整个儿爆发，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花，整个人就要往后栽倒。还好她身边的那个瑶瑶吓了一跳，下意识地伸手扶了一下她，但也因为

发现她身上有点儿油腻而很快缩回了手，但也亏得这一下，让凌春染站稳了。

只是帽子却掉在了地上。

“你没事吧？”瑶瑶惊惧非常，只觉得这个送外卖的实在是太古怪了，又是撒菜又是要昏倒，还一直戴着口罩和帽子。

然而，她稍微凑过去一点儿，就忍不住叫了一声：“你、你的脸……”

在凌春染口罩上方，从右眼外眼角开始，有一道巨大的疤痕，斜斜地往下，消失在口罩之中。但谁也不知道，揭开口罩，那疤痕究竟会到哪里，会有多大多长。

瑶瑶一瞬间觉得有点儿恶心，往后退了一步。凌春染知道自己的帽子掉了，只能强撑着又说了句抱歉，端着外卖盒转身就走。会议室的人看见了她脸上的疤，都露出惊吓以及疑惑的表情，或许还带着一点儿嫌恶。

“到底怎么回事啊，吓死人了。”瑶瑶抚了抚胸口，就见最重要的客人容靖辰端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盯着门口，于是尴尬道，“不好意思啊容先生，我也不知道会来个那么可怕的人送外卖……”

其余几个人也纷纷附和，然而这时候，容靖辰却忽然站了起来，而后快步走了出去。

他、他生气了？！

众人面面相觑，都颇觉尴尬，赶紧站起来也追出去要留住容靖辰。

然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跑出去的容靖辰，却当着所有人的面，抓住了那个送外卖的女人。

“等一下。”容靖辰就这样不顾对方身上的油和汗水，直接握住她的手臂，力度恰到好处，不会太重伤到她，也不会太轻可以让她挣脱。

他永远是这样的人，永远恰到好处，永远不疾不徐。

凌春染曾羡慕他的这份自持，也恨过他的这份淡漠，如今爱恨统统化作云烟。她深吸了一口气，身子却依然微微地发抖：“这位先生有什么事？”

“何必故作生疏，我怎么可能认不出你？”容靖辰看着她，轻声地道。

凌春染没有再说话。

是啊，他怎么可能认不出她？

她有他挚爱的双眸，更有可怖的疤痕，哪怕戴着口罩，也足够他一眼认出了的。

刚刚第一眼看到容靖辰的时候，凌春染就在想，容靖辰看到自己又会是什么感觉呢？

眼前这个，一身油腻，戴着口罩，头发凌乱，明明也只有二十一岁，却已经因为一切的遭遇和脸上的疤痕，显得有些苍老的凌春染，容靖辰看到了，会是什么感觉呢？

他是否还会记得，两年前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凌春染，还只是个大二的学生，穿着时髦的衣服，有着明媚的笑容，天真愚昧，但很快乐。

他会记得吗？只怕，早已经忘记了。

不过才两年，凌春染却觉得恍若隔世。

她想过很多次，两个人再度相遇会是什么状况，却没有料到会是这么个尴尬的境况。他们身后的人此刻都不敢说一句话，只呆呆地看着他俩，大概在想，高高在上的容靖辰，怎么会抓着一个送外卖的丑女，还姿态亲昵？

容靖辰道：“小春，你怎么会过得这么不好，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的语调是轻柔的、悲伤的，仿佛带着无限柔情。然而“小春”这个称呼却仿佛一根刺，狠狠地刺中了凌春染，她甚至觉得有一点儿被羞辱，因此微不可察地颤了一下，然而很快她便隐藏了这个情绪，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难道不都是拜你所赐？”

她终于抬起眼睛看了一眼容靖辰，眼神却是带着讥讽的。

一步一步地，她走到今天，那个始终在后面蒙着她的眼睛、诱骗她主动踏入万丈深渊的，不正是眼前这个人吗？

容靖辰皱了皱眉头，道：“小春，你走了这么久，我一直很担心。你太小了，一个人在外面，我怕你过得不好——结果果然如此。乖，跟我回去好不好？”

他们后面传来吸气的声音。

容靖辰竟这样温柔地对一个女人说话，只怕谁看了都会惊讶。

凌春染却觉得好笑。

竟还是如此。

他竟然还是想要用这样的口气粉饰太平，将一切的争吵一切的伤痛全部遮盖，然后说，跟他回去。

可是天大地大，她凌春染又能回去哪里？

凌春染紧紧地咬着牙齿，压抑着翻涌的情绪，道：“对，我还小，我还有很长的日子可以活，所以可不可以请容先生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我现在活得确并不容易，但好歹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是凌春染，只是凌春染不是小春更不是别的什么人！”

凌春染用力地甩掉容靖辰的手，终于挣脱，她没有再看容靖辰，大步跑开，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仅仅只是拼命地、拼命地奔跑，即便她知道，她并不能逃脱。

容靖辰站在原地，闭了闭眼，却并没有上前去追，只回头颇为抱歉地道：“不好意思，今天的会我没办法开了。蒋小姐的提案很有意思，请发给我的秘书吧，我会再仔细看看的。另外，蒋小姐，可以告诉我那家餐馆的名字和地址吗？”

蒋瑶瑶愣了愣，赶紧点头，告诉了容靖辰。容靖辰身边的女秘书也终于从刚刚的震惊中回过神，赶紧记录下来。容靖辰对几个人点头致意了一番，便转身离开，只留下一堆傻眼的人。

“爸，那个女的是谁啊……”蒋瑶瑶终于没忍住，问道。

蒋总道：“我怎么知道，不是你喊来的送外卖的吗？！”

蒋瑶瑶也很茫然，片刻后，她道：“容先生喊那个女的小春……啊，说起来，虽然她比赵春浅丑多了，但看起来有点儿像呢，难道她是赵春浅？！”

蒋总道：“怎么可能，赵春浅死的时候我还去参加了她的葬礼，都过去挺久了……”

几个人猜来猜去也猜不透那人到底会是谁，又不敢过多探听容靖辰的私事，只能怀揣着满腹疑问散会了。

凌春染奋力骑车，终于赶回餐馆，老板娘见她一身狼狈地回来，吓了一跳，道：“怎么搞成这样？”

顿了顿，老板娘又疑惑道：“没收钱？”

凌春染道：“老板娘，对不起，我要辞职。”

老板娘吓了一跳，道：“辞职？这……怎么了？怎么好端端地要辞职……是出什么意外了？你告诉我，我不会怪你。”

凌春染有些感激，但还是摇了摇头，道：“不是因为这个。但是……我必须要走。我的确没收到外卖费，这一餐很贵吧，这个月快过去了，那这个月的薪水就不要结给我了，当我的赔偿费。”

老板娘皱起眉头，不认同且不解地道：“这都是小事，只是你为什么必须要走？发生了什么？你要是辞职了，要去哪里找新工作啊？”

一大串的问题让凌春染也愣了愣，她道：“没什么……但是我不能留在这里。”

老板娘看出凌春染的为难，顿了顿，只好道：“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凌春染点点头，不再说话。

老板娘叹了口气，也没再说什么，让凌春染回房间去洗澡。

在浴室里洗去一身油腻出来的时候，凌春染还是忍不住在镜子前停下了脚步，呆呆地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

不管看到多少次，还是觉得恐怖。

一道疤痕从右眼外眼角一直划到左边的嘴角，划过了原本白皙娇嫩的皮肤和鼻梁，可见当初这伤口一定极为狰狞，下手的人也丝毫不见手软。

凌春染轻轻用手碰了碰它，时过境迁，已经不痛了，但只是看着，她的心还是会微微地打战。

凌春染闭了一会儿眼睛，平复好心情，便出了浴室收拾行李，说是收拾，实际上也没什么东西。

她来的时候匆匆忙忙，只身而来，两年之间生活拮据，也并未买太多东西，因此一个小小的包就装满了一切。

老板娘看着她的背影，说了句保重。

凌春染回过头，道：“这两年谢谢您的照顾了。”

说完之后，凌春染便转身离开，走出饭馆。

外边天色渐暗，路灯已经打开，凌春染缓步而行，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身后被拉得很长。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从一旁的转角开出来，然后停在凌春染身边。

凌春染顿了顿，并未停住脚步，但容靖辰已经从车上下来了。

他一定是一直跟着她的。

容靖辰这个人，凌春染是知道的，为了达到目的，永远可以不择手段，何况只是一个区区的凌春染，他要抓她回去，实在易如反掌。

否则自己也不必为了躲开他，两年来都活得小心翼翼。

这下忽然被容靖辰发现，除了恐惧和悲伤，她的心里竟还生出一份释然。

反正……总会被找到的。

两年前她付出大代价逃走的时候，其实也知道自己不可能逃一辈子，只是在那个时候对她来说，哪怕是能从他身边逃开一刻，她也心满意足了。

凌春染顿住脚步，看着容靖辰和容靖辰身后的乔念。乔念和两年前也几乎一模一样，依然是不苟言笑的冷面虎，永远是容靖辰身边最忠诚的一柄利剑。

乔念沉默地站在容靖辰身后，只飞快地瞥了一眼凌春染，就继续保持着面无表情状态低下了头，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但凌春染晓得，只要自己想做什么伤害容靖辰或者自己的事情，乔念就会像一阵风一样冲过来阻止她。

容靖辰看着凌春染，道：“我知道你不想跟我回去，但，凌女士现在生命垂危……”

“你说我妈？”凌春染猛然瞪大了眼睛，“你对她做了什么？！”

容靖辰静静地看着凌春染，目光平和，并不为凌春染的怀疑而流露出伤心，只是道：“她得了肺癌，这两年一直在接受治疗，她很想你。”

凌春染不可置信地愣住，眼前一片空白，脑袋一钝一钝地发痛，她站也站不稳地往后退了几步，却跌落进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温暖怀抱。

“春染？”容靖辰的声音带着一丝担心，“你没事吧？”

凌春染没有任何力气挣脱他，也没有力气回答，只能紧紧地闭着眼睛，最终还是忍不住，流下两滴泪来。

怎么会这样？

两年来一次都没有敢去看望过的母亲，竟然在她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得了肺癌，她自以为是，害怕自己会连累母亲，却犯下了这样的滔天大错。

也许，从认识容靖辰开始，她的所有决定，所有行为，都错了。